

百齡學界巨人：

馬寅初鐵骨崢嶸

(本文插圖刊第2頁)

● 楊 葉 (大陸作家)

服膺言人之不能言

著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有一句名言：「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難。我就是言人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綜觀他的一生，他是實踐自己這一番話的。一九四七年，筆者曾在南京中央大學聽過一次馬寅初先生的講演，在那次他講到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他說，你是會帶兵，你喊一聲立正，你的部下不敢稍息。可是搞經濟就不行。這個物價，你喊立正，它還是要飛漲。接着他抨擊了國民政府濫發鈔票，說一九四五年是二萬億，一九四七年七月最低估計已在十六萬億以上，而物價則比抗戰前夕上漲了六萬倍。在講話前，他還有一個開場白：

「中國人平均壽命只有三十六歲。我已經活過六十五歲，遠遠超過了，我賺了。我的財產只有一些書籍，已經給子女立下遺囑，後事也安排好了，我無所畏懼；講話不怕死，怕死不講話。站在下面的特務先生們，你們要開槍就開吧！我

馬寅初在此專門恭候。」

而十年以後，馬老在人民代表大會一屆四次會議上，他提出「新人口論」，筆者此時做為一家報紙的記者採訪大會新聞，又一次聆聽馬老的宏論，我深深佩服馬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的精神。

官僚買辦見而生畏

馬寅初在清德宗光緒八年農曆五月初九（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於浙江紹興，後隨父母全家遷往浙江嵊縣浦口鎮居住，在此住了十多年，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一八九八年離家到上海讀中學，一九〇三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學習礦冶專業，一九〇七年由北洋大學保送赴美國留學，攻讀經濟學。他在美國前後九年，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又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一九一六年自美返國，同年應聘到北京大學任經濟系教授兼經濟系主任，一九一九年被選為北京大學第一任教務長。

一九一六年馬寅初到北京大學時，校長是嚴復，全校已有一千六百多名學生。一九一七年一

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竭力提倡「科學與民主」，在學校推行「囊括大典，網羅衆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設立全校最高權力機關——教授評議會，設立教務長。馬寅初就是在選舉中戰勝了當時赫赫有名的胡適，當了教務長。這時候國內研究經濟學的人很少，他爲了培養經濟學人才，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在北京大學整整度過十個春秋。一九二七年，他離開北京大學的講壇，應他的好友——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的邀請，擔任浙江省政府委員、省財政委員會主席，一九二九年孫科派葉楚傖邀請馬寅初到南京參加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工作，擔任過經濟委員會與財政委員會的委員長，同時，他又到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東吳大學、浙江大學講課。他曾對一位老朋友說，南下工作完全是由於這裏是全國經濟中心，有很多經濟資料可供研究。這一個時期是他風華正茂的歲月，他在立法院提出政府統一管理糧食和食鹽的「新鹽法」、「糧食法」；在上海揭露法國人辦的「萬國儲蓄會」搞買空賣空，搜刮民財的內幕，在浙江省政府會議上提出禁絕鴉片的主張和計劃。他的敢說敢做、

疾惡如仇、無所畏懼的作風，已經為世人所知。雖然他令官僚、買辦生畏，但他却是一個恤老憐貧的人。有一次馬寅初回縣浦口老家，看到一位老婆婆已滿頭銀髮，在一所破房子裏賣湯糰。就是這位老婆婆，在馬寅初童年時代便在這裏賣湯糰，他去買湯糰吃時，老婆婆為他擦鼻涕、洗臉，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待他。馬寅初與這位老婆婆交談後知道她家境依然非常艱難，便對她說：「老婆婆，從明天起，您做湯糰所需要的糯米、白糖等原料和燃料，一切費用都由我按月來付。」從此，他總是按月供給她湯糰的本錢，老婆婆死後，他還給她兒子兩百塊銀元，讓他去做謀生的本錢。

對發國難財者徵稅

抗戰初期，馬寅初在重慶大學商學院任院長，他在研究並尋求解決抗戰經費的問題和辦法。一九三八年五月，他提出必須徵收戰時過分利得稅的主張，一九三九年，他在一次立法院的會議上提出一項提案，要求向發國難財者征收「臨時財產稅」，做為抗戰經費。一九四〇年七月與十月，分別寫成「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後之復興經費」和「對發國難財者徵收臨時財產稅為我國財政與金融唯一的出路」兩篇文章，在立法院辦的「時事類編」刊物上發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他在香港「大公報」發表了「戰後經濟問題」，呼籲開辦「臨時財產稅」。馬寅初到處寫文章，做講演，引得一些人恨之入骨，他一步一步走進風暴的中心。在受到幾次威脅

恫嚇之後，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重慶大學的寓所中被捕，先是在貴州息烽集中營囚禁八個月，然後押送到上饒集中營，一九四二年八月從上饒集中營釋放回家，在重慶歌樂山家中被軟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之後，才得以恢復人身自由。抗戰八年他被囚禁和軟禁了四年。一九四一年是馬寅初六十大壽，此時，他正在上饒集中營，而重慶的學生、各界人士發起為他祝壽，並籌資修建「寅初亭」。「寅初亭」建在重慶大學校園內，紅柱飛簷，古樸典雅。「寅初亭」三個字的匾額是馮玉祥將軍所題。這座亭子經歷了風風雨雨，一九四三年曾重建一次，一九八一年馬老百歲大慶時，再次重建落成。現在的「寅初亭」仍在重慶大學內梅嶺的原址上，匾額仍是馮玉祥將軍手書，亭前種植了萬壽菊、四季桂和月季花，亭側有小石凳、石桌，供瞻仰者休息。

新人口論遭到批鬥

然而，馬寅初之成為馬寅初，還在於他的「新人口論」。

對於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老百姓有個通俗的說法：「錯批一個人，多生兩億五。」這句話是有根據的。一九八〇年，當時任副總理的陳慕華就認為，五十年代馬寅初的意見如果被採納，現在接近十億的中國人，也許只有七億五千萬。這就是說中國人口比現在少四分之一。（十年以後的今天人口已超過十一億了——筆者）

那麼，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究竟是什麼內容呢？

「新人口論」共分十個部分：

- 一、我國人口增殖太快。
- 二、我國資金積累得不够快。
- 三、我在兩年之前就主張控制人口。
- 四、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的錯誤及其破產。
- 五、我的人口理論在立場上和馬爾薩斯是相同的。
- 六、不但要積累資金而且要加速資金積累。
- 七、從工業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 八、為促進科學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 九、就糧食而論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 十、幾點建議。

從這篇「新人口論」的十個標題看，讀者就可以了解到馬寅初是從經濟的角度，從資金、原料、科學研究、糧食等方面論述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並且一再表示他與馬爾薩斯主張不同，他不是主張以戰爭、瘟疫消滅人口，而是主張控制人口的生育。

馬寅初在「新人口論」中尖銳地指出：「政府對人口問題若不早為圖之，若再不設法控制」，「就不免給政府帶來很多困難」，就「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他建議進行人口普查、制定人口政策、節制生育、提倡晚婚、避孕、實行計劃生育，政府要有具體措施干涉生育等等。

馬寅初這番宏論，在當時如長空驚雷。因為，當時人們還沒有注意和重視中國人口問題，不

少年還是老觀念：人多拾柴火焰高，做「子孫滿堂」、「人丁興旺」的美夢。就這麼一個富強國民的建議，却落得意想不到的下場。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從構思到發表有五年的时间。一九五三年中國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估計人口增長率為百分之二十。馬寅初懷疑這個增長率可能被縮小。他開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三年的調查研究，在浙江、江西、陝西、山東、上海、江蘇南部和北京郊區，深入農村，實地調查，這時他已年逾古稀。他在南京浦口看到土改時每人有一畝八分左右土地，而到一九五五年每人平均只有一畝二分地了。他的調查研究材料，曾經對邵力子、李德全、柳亞子、馬鈺倫等專家談過，得到幾乎是異口同聲的贊成。馬寅初曾隨周恩來訪問過印度，周恩來對他說：「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古老的國家都有一個人口問題。」一九五七年春天，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了控制人口問題的發言。對他的發言毛澤東表示贊同。毛澤東笑着說，人口是不是搞成有計劃的生產，完全可以進行研究和試驗。馬寅初今天講得很好！

馬寅初接着又在北大對全校幾千師生，大講人口問題，這次講演是他親自貼的海報。講演以後，又根據大家的意見，做了補充和修改。最後以人民代表身分，將「新人口論」做為一項提案，便正式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四次會議。

就在這個時候，全國展開「反右派鬥爭」，社會上有人說：馬寅初「新人口論」是配合右派進攻。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除了黨的領導之

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於是，有人批評說：「新人口論」同毛主席唱對台戲，真是膽大包天。在北京大學六十周年校慶紀念會上，陳伯達講演，他突然說：馬寅初要為他的「新人口論」做檢討！

從此，風雲突變，北京大學對馬寅初展開了點名批判，很快就形成全國性批判的聲勢，短短一個時期，有二百多人參加批判馬寅初學術思想：

「在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人口問題，你居然藉人口問題向社會主義進攻，放肆、大膽！」

「藉人口問題搞政治陰謀，這完全是右派進攻，必須追查。」

一九五八年，全國「反右派」鬥爭結束，而批判馬寅初却反而昇級，一直延續到一九六〇年，這時馬寅初已經變成十惡不赦的洪水猛獸。小會、大會批判，近萬張大字報向他展開攻擊，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成了「馬爾薩斯主義在中國」的「翻版」，「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政治帽子，辱罵文章，簡直鋪天蓋地。康生給一些領導人寫信說：要像批判艾奇遜一樣批判馬寅初，並且下令：馬寅初已不能再做北京大學校長，把他徹底批臭之後，將他調離北大！

匹馬單槍揮戈上陣

這時的馬寅初已年近八旬，但他面對這場暴風雨，却毫不低頭。一九五九年秋天，他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聲明，他說：「在論戰很激烈的時候，有幾位朋友勸我退却，認一個錯了事，

不然的話，不免影響我的政治地位，他們的勸告，出於誠摯的友愛，使我感激不盡，但我不行。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純粹學術問題，學術問題貴乎爭辯，愈辯愈明，不宜一遇襲擊，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頭，相反，應知難而進，決不應向困難低頭。」

有一位學者在一家飯店請他吃飯，勸他在人口問題上認錯，寫檢查，馬寅初聽罷一言未發，拂袖而去。

接着，他在《新建設》雜誌上又發表《重申我的請求》一文，他說：

「這個挑戰是很合理的，我當敬謹拜受。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馬寅初不顧自己的政治地位，個人榮譽和身家性命，單槍匹馬，揮戈上陣，為真理和國家利益抗爭到底，不愧為鐵骨錚錚的一代學人。

一九六〇年一月他向教育部提出辭職，隨後，被罷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職務，自然也被剝奪發表文章的權利，將近二十年！

九十平反百歲慶壽

馬寅初是個有福氣的人，因為他長壽，他活到了一百零一歲。在九十七歲時他得以平反，親眼看到是非澄清，真理在他一邊，而後慶祝一百歲誕辰，在一切都辦完了，他溘然長逝。

他的長壽在知識分子中少有，這與他重視鍛煉身體有關。

他在美國留學時，從一位長壽醫生那裏學會一種冷熱水浴，就是先用熱水洗澡，再用冷水盆浴或淋浴，冷水溫度與體溫要相當。這種方法可以促進血脈流通，增強血管彈性，防止硬化。他一生愛游泳、爬山，在杭州爬玉皇山、寶叔山，在重慶爬歌樂山，在北京爬香山，年近八旬他還登上香山「鬼見愁」。在北京東總布胡同住著的時候，每天在自家院子裏跑三公里，不論春夏秋冬。他八十三歲時一條腿基本癱瘓了，仍然拄着拐杖堅持每天在院子裏走六千步。九十一歲時患腸癌，醫生不敢動手術，他堅持要開刀，說：「我都已經九十一歲了，你們還有什麼好怕的。這次手術是向癌症進行的一次嘗試性鬥爭，是在向醫

也談名人名聯

李鵬沖

二八二期「中外雜誌」陳家驥「小鳳仙輓蔡鵬聯是朱劭成手筆」文中，記其聯為：

「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那堪憂患餘生，萍水相逢成一夢；幾年北地胭脂，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該聯有數字錯誤，特提出參考，上聯之「鵬翼」，應為「鵬翅」，「萍水相逢」應為「萍水姻緣」之誤，下聯之「胭脂」，應為「燕脂」之誤，試解釋如下（一）翼與翅意義相同，但翅字去聲較翼字入聲，其聲調較亢揚有力。鵬翼典故出自莊子，亦可泛指所有南天之鵬，不必拘泥，故其原文為「翅」字。（二）以姻緣對顏色及燕脂對鵬翅，對句極為工整，天衣無縫之作也，燕脂亦即胭

學高峯攀登，我寧願把自己貢獻出來，努力配合你們治療！」在周恩來的支持下，動了手術，居然康復，簡直是奇跡。他又活了整整十年。

一九七九年為馬寅初平反的呼聲很高，陳雲、胡耀邦、宋任窮等都贊同為他恢復名譽，最後北京大學做出了為馬寅初平反的決定，九月十四日召開了平反大會。當晚，正在青島療養的北大校長周培源打來加急電，在馬寅初有生之年，健在之際，這位偉大的學者，終於又得到他應得的榮譽。鄧小平在一份胡耀邦的請示報告上明確批示：「似可同意安排為人大常委和北大名譽校長兩個職位。」這就是完全恢復他原先的兩個重要職務。接着，教育部任命馬寅初先生為北大名

譽。朱劭成是對聯高手，其原文用字奇巧，後來所生錯誤，係因報章、雜誌轉載傳抄常有錯誤之故，筆者特藉此機緣予以正誤。

袁世凱帝制中止後，袁死，蔡鵬亦積勞成疾，病逝日本，國人在北平中央公園舉行追悼會，小鳳仙致輓者尚有一聯為：「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傳為小鳳仙本人所作云。袁稱帝期間，上海某報徵聯云：

「或入園中，拖出老袁還我國，」應徵之下聯，因無佳構，故一二名均付厥如，僅取第三名一聯云：

「余行道左，不堪回首問前途。」附錄於此，以供喜愛聯藝之朋友欣賞。

學校長，浙江省原選區一九八〇年補選他為人大代表，同年九月，他又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常委。一九八一年二月，他被選為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他被追緘口二十年，中國人口增加兩億多。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是他的百歲大慶，北京大學、重慶大學、浙江大學等校學生、教師隆重集會，慶祝馬寅初任教六十五週年和百歲生日。老朋友許德珩的賀詞是：

百歲期頤，學界泰斗；
桃李滿園，循循善誘；
深謀遠慮，國家人口；
松柏長青，謹以為壽。

澳大利亞的拉特羅布大學的費雷澤教授，為祝賀馬寅初百年大壽，在墨爾本發表了《馬寅初：教育家、經濟學家和人口學預言家》的文章，費雷澤教授說：「當北大在慶祝馬寅初百年壽辰的時候，他滿意看到的，不僅是他的理論遲遲地得到承認，而且還有政府為了實現他的早期設想所採取的非凡的步驟。如果考慮到他最初的設想，竟能對整個中國產生這樣巨大的潛在影響時，那麼，二十年在知識和政治上的荒廢，也就算是他個人付出的渺小的不幸代價，甚至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日他突患嚴重肺炎，五月十日下午五時病逝。他的骨灰，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八寶山，一部分棺葬於他的家鄉浙江嵊縣他母親墳墓的左側，立碑：「馬公寅初之墓」。

他一生跨越兩個世紀，經歷無數大事件，他的脚印表明他是一位鐵骨錚錚的學界巨人！